

張邦基

墨莊漫錄

蔡條

鐵圍山叢談

全宋筆記

第三編
九

大象出版社

全宋筆記

第三編
九

大象出版社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全宋筆記. 第三編 九/朱易安 傅璇琮等主編.
—鄭州:大象出版社,2008.1
ISBN 978-7-5347-4900-1

I. 全… II. ①朱…②傅… III. 筆記—中國
—宋代—選集 IV. Z429.44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7)第 177746 號

定價	46.00元
印數	2000冊
字數	157千字
開本	640×960 1/16 16.5印張
版次	2008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印刷	河南第一新華印刷廠
製版	上海杰申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出版發行	鄭州市經七路25號(450002) 大象出版社
整體設計	張勝
責任編輯	郭一凡
特約編輯	陳新
全宋筆記 第三編 九	

顧問 王水照 朱瑞熙 徐規

主編 朱易安 傅璇琮 周常林 戴建國(常務)

編纂委員會 (以姓氏筆劃爲序)

朱易安 李亞娜 周常林 俞鋼 查清華 耿相新

徐時儀 陳新 張劍光 傅璇琮 虞雲國 戴建國

本編執行主編 戴建國

目
錄

墨莊漫錄

鐵圍山叢談

張邦基撰

蔡條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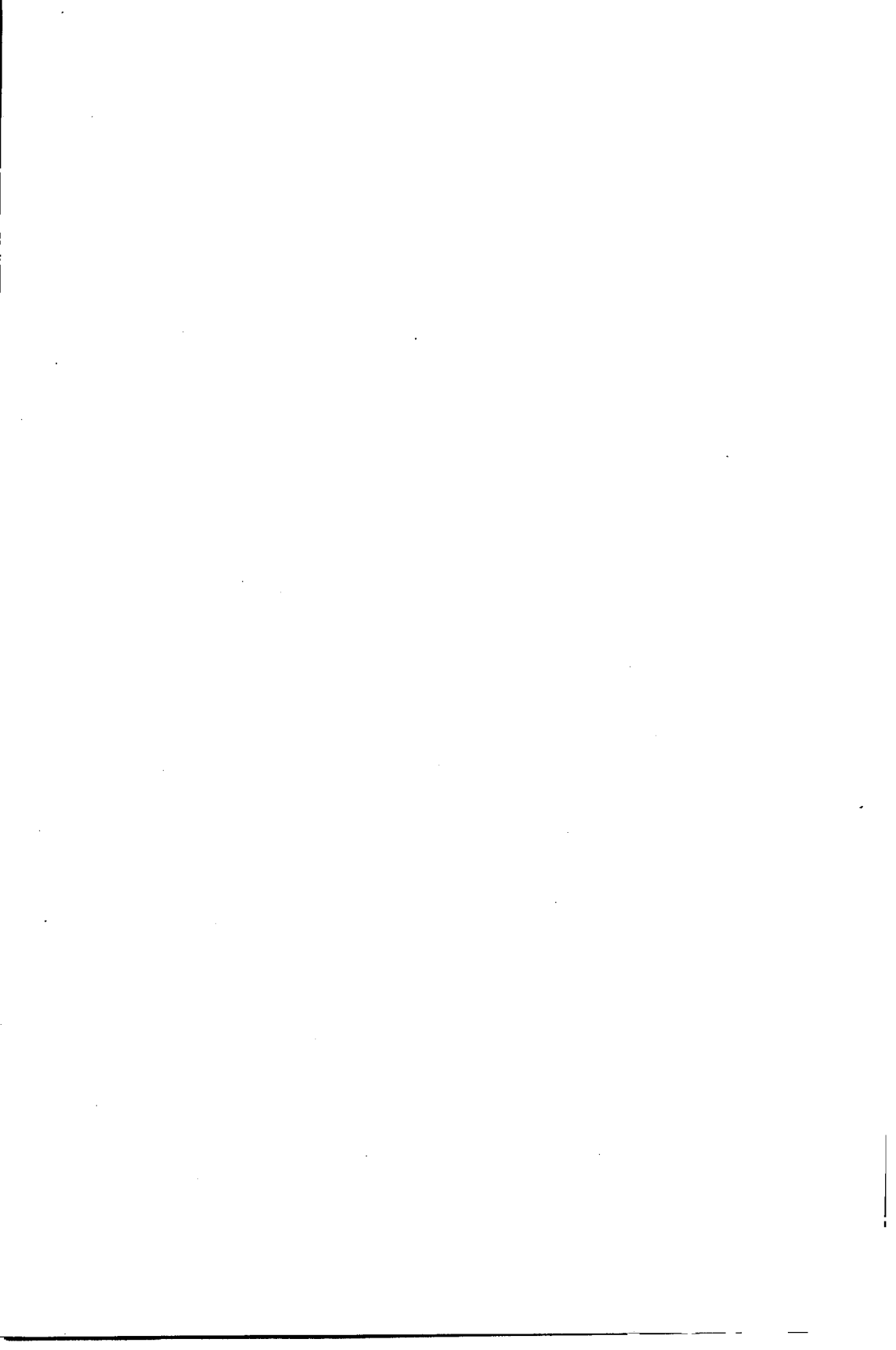
一

一四三

◎ 張邦基撰

墨莊漫錄

金 圓 整理



點校說明

《墨莊漫錄》十卷，宋張邦基撰。張邦基字子賢，高郵人，生卒年不詳。從其在本書中稱政和壬辰，侍父于陳州，而本書記載內容的最後年份是紹興十八年。據此可知其為南北宋間人。生於仕宦之家。其伯父張康國（字賓老），《宋史》有傳，云崇寧元年入為吏部左司員外郎、起居郎。二年為中書舍人，徽宗知其能詞章，不試而命。遷翰林學士，三年進承旨，拜尚書左丞。尋知樞密院事。贈開府儀同三司，諡曰文簡。伯父倪老即康伯，曾任翰林學士承旨，仕終吏部尚書。伯父毅老提舉學事。其父大觀中任襄陽郡學官，政和丙申（一一一六）為真州教官。其兄子章宣和中為兵部郎，未幾出知無為軍。作者仕歷不詳，僅知其曾任職於四明市舶局。

《墨莊漫錄》多記雜事，兼及考證，《四庫全書》將其列入雜家類。作者慮聞見之遺忘，隨時書錄，故內容廣泛無順序。其創作動機決非「書藏其篋，歸耕山間，遇力罷，釋耒之壘上，與老農憇談」，而是為了有補於世。見作者跋語云「稗官小說雖曰無關治亂，然所書者必勸善懲惡之事，亦不為無補於世也」。是書對某些詩詞之辨析、評論，甚為精當。如析杜子美《秦州》詩「胡舞白題斜」之「白題」為「甌笠」。評杜子美贈曹霸詩「至尊含笑催賜金，圍人太僕皆惆悵」，乃深譏肅宗也。（見《四庫全書總目提要》）這對研究中國古代文學極有幫助。是書還觸及時政，論述黨爭、

朱勛家屬盛衰及花石綱、建炎後社會凋敝事；記錄包拯所奏漢以來戶籍數，對研究宋代歷史不無裨益。是書還涉獵書畫、文物、藏書、醫學、花卉等，對研究藝術史和科技史有幫助。此外，還錄有神怪異聞，這是其勸善懲惡、初衷之反映，有渭州潘源縣土怪，周昕父變羊，胡師文見吳伴姑，明州士人遇裴休，葉世寧、嚴清、關注諸夢事，不免為小說家言。又如以王安石之妹誤為安石之女；如《宋詩紀事》所糾者，亦時有疏舛，仍不失為是一部史料價值頗高的筆記。

本書主要版本有《稗海》本（萬曆本、康熙重編補刊本、乾隆修補重訂本）、《四庫全書》本、《四部叢刊》三編本。這次整理，以《四部叢刊》三編影印明抄本（即涵芬樓影印傅氏雙鑒樓藏明抄本）為底本。此本源出明人舊抄本，正德辛巳歲，由唐寅借勘俞子容家藏鈔本而成。張元濟將勞季言校本與之對勘，摘取其可取者，勒成校勘記。而勞季言校本，其所校一、二、三卷經鮑以文重勘，然僅存七卷。張氏在跋中曰高本、錢本者，二氏原文也；曰高校、錢校者，二氏所校于原本之字也。這次整理，對於張氏校記之可取者，以「張校記云」注明之。我們還對校了《稗海》本（明萬曆中會稽商氏半菴山房刊本及《叢書集成初編》本，簡稱稗本）、四庫本（簡稱庫本）外，并盡可能核對引文。

序

僕以聞見慮其忘也，書藏其篋，歸耕山間，遇力罷，釋耒之壟上，與老農憩談，非敢示諸好事也；其間是非毀譽，均無容心焉。僕性喜藏書，隨所寓榜曰「墨莊」，故題其首曰《墨莊漫錄》。淮海張邦基子賢。

卷第一

范蜀公乞致仕章四上，未允。第五章言臣所懷有可去者二，謂言青苗不見聽，一可去；薦蘇軾、孔文仲不見用，二可去。章既上，遂得請。

【一】取書對鳳儀 「對」原作「付」，張校記云勞校「付」疑「對」，庫本作「對」，據改。

【二】漸近亭前 「近」原作「進」，據釋本、庫本改。

【三】「苦含情」至「數峯青」二十八字原脫，據釋本、庫本及蘇軾《江神子·江景》補。

張宣徽安道守成都，眷籍娼陳鳳儀。後數年，王懿敏仲儀出守蜀，安道祝仲儀，致書與之。仲儀至郡，呼鳳儀曰：「張尚書頃與汝留情乎？」鳳儀泣下。仲儀曰：「亦嘗遺尺牘？今且存否？」曰：「迨今蓄之。」仲儀云：「尚書有信至，汝可盡索舊帖，吾欲觀之，不可隱也。」遂悉取呈，韜於錦囊甚密。仲儀謂曰：「尚書以剛勁立朝，少與多仇，汝毋以此贖公。」乃取書對鳳儀并囊盡焚之。後語安道，張甚感之。王、張姻家也。

東坡在杭州，一日遊西湖，坐孤山竹閣前臨湖亭上，時二客皆有服，預焉。久之，湖心有一綵舟，漸近亭前，靚粧數人，中有一人尤麗。方鼓箏，年且三十餘，風韻閒雅，綽有態度，二客競目送之。曲未終，翩然而逝。公戲作長短句云：「鳳凰山下雨初晴。水風清。晚霞明。一朵芙蓉，開過尚盈盈。何處飛來雙白鷺，如有意，慕娉婷。忽聞江上弄哀箏。苦含情。遣誰聽。煙斂雲收，依約是湘靈。欲待曲終尋問取，人不見，數峯青。」

〔四〕「宣和癸卯」至「非雕刻所能成也」四十一字 原在方亞夫晚以八行舉事後，唐寅校注云此則即「并郡宅後」云云首簡。今從之，前移於此。

〔五〕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世傳白樂天手植也 唐寅注「此朱勔進后事，首有脫字。以上是一事，創造以下，別是一事。」按「后」乃「石」之誤。而稗本、庫本合爲一則，今從之。

〔六〕而快浮雲之蔽 「快」原作「快」，據稗本、庫本改。

〔七〕石當作者 「石」字原脫，據稗本、庫本補。

宣和癸卯，平江朱勔采石太湖鼇山，得一石，長四丈有奇，廣得其半，玲瓏嵌空，竅穴百千，非雕刻所能成也〔四〕。并郡宅後池光亭臺上白公檜，世傳白樂天手植也〔五〕。創造二大舟，費八千緡以獻。時常、潤間河渠淺淤，重載不前，乃先繪圖以聞。宸翰賜石名「神運昭功敷慶萬年之峰」，時人莫不目擊。余時初至吳中，亦獲一觀。是秋，方至京師，詔置于艮嶽。

范純仁堯夫丞相薨，禮官謚曰「忠宣」。考功鄧忠臣議曰：「每思捐身而開策，嘗願休兵而息民。祇知扶危而濟傾，寧恤跋前而疋後。」又曰：「讒言亂國，而明蔡確之無罪；姦黨投石，而謂大防之可原。當衆人莫敢言之時，在偏州無所用之地。義形色正，憤激至誠。非特救當世正人端士之織羅，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國。徇公忘己，爲國惜賢。」又曰：「父母之國，有時而去；股肱之義，於是或虧。放之江湖，忽如草芥。芻蘭澤畔，更甚屈原之忠；占鵲坐隅，已分賈生之死。」又曰：「側席南望，而快浮雲之蔽〔六〕；趨節東歸，而詠零雨之濛。」又曰：「法座想見其風采，詔書相望於道塗。」云云。時論皆以爲允當。崇寧初，追奪元謚，并定謚覆官並罰銅。二年六月，言者再論，忠臣得宮祠。

東坡作《儋耳山》詩云：「突兀隘空虛，他山總不如。君看道傍石，盡是補天餘。」叔黨云「『石』當作『者』〔七〕，傳寫之誤。」二字不工，遂使全篇俱病。

【八】

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
唐寅校注云此則亦缺
首簡。

【九】

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

「侯」字原脫，據《三國志》
卷一《魏書·武帝紀》補。

【一〇】

萬戶兄將取如斗 稗本、

庫本「兄」作「況」，張校記

云錢本與此同，校作

「況」，按二字古通。

【一一】

布列史職 張校記云高本

無「職」字，補「記」字，錢

本亦作「記」。

【一二】

皆再謫降 張校記云高本

「謫」作「論」，錢本作

「調」。

王荆公書，清勁峭拔，飄飄不凡，世謂之橫風疾雨。黃魯直謂學王濛，米元章謂學楊凝式。以余觀之，乃天然如此。

武帝建安二十年冬十月【八】，始置名號侯至五大夫【九】，與舊列侯、關內侯凡六等，以賞軍功。名號侯爵十八級，關中侯爵十七級，皆金印紫綬。又置關內外侯十六級，銅印龜紐墨綬；五大夫十五級，銅印環紐，亦墨綬。皆不食租。此印決曹氏物也。表舅唐越端仲見之，亦以予言為然。乃賦詩云：「關中金印豈秦關，想見風流漢已還。大饗似書譙縣石，蘭亭寧數會稽山。空餘此日歸囊橐，曾是當年雜佩環。萬戶兄將取如斗【一〇】，此章何足繫腰間。」後范左轄謙叔在方城，以書求借，舅氏不與也。

崇寧初，既立黨籍，臣僚論元祐史官云：「初大臣挾其私忿，濟以邪說；力引儂浮，與其厚善，布列史職【一一】，毀訛先烈。或鑿空造語以厚誣，若范祖禹、黃庭堅、張耒、秦觀是也。或隱沒盛德而不錄，若曾肇是也。或含糊取容而不敢言，若陸佃是也。皆再謫降【一二】，時舊史已盡改矣。」

王鞏定國為太常博士，常從術士作軌革，畫一堂廡，庭中有明珠一枚，旁置碁局。未幾為御史朱光庭所抨，得補外。

東坡在海外，瓊州士人姜公弼來從學。坡題其扇云：「滄海何曾斷地脉，白袍或作朱厓。端合破天荒。」公弼求足之，坡云：「候汝登科，當為汝足。」後入廣被貢至京師，時坡

【一三】

生長茅間已異芳 「茅」、

「芳」原空格，據《樂城後

集》卷三《補子瞻贈姜唐

佐秀才》補。又上引書

「已」作「有」。

【一四】

子渣 原作「子植」，據稗

本、庫本及《宋史》卷二四

七《宗室傳》改。

【一五】

香泛釣筒萍雨夜 「泛」

原作「滿」，據庫本及《宋

稗類鈔》卷二〇《詩話》

改。

【一六】

久經遷責 「責」字原脫，

據稗本、庫本補。

【一七】

滿地煙含芳草綠 「地」，

稗本、庫本作「目」。張校

記云高本作「舍」。

已薨，乃謁黃門於許下，子由乃爲足之，云：「生長茅間已異芳」【一三】，風流稷下古諸姜。適從瓊管魚龍窟，秀出羊城翰墨場。滄海何曾斷地脉，白袍端合破天荒。錦衣他日千人看，始信東坡眼目長。」

國朝宗室，例除環衛，裕陵始以非袒免補外官。繼有登科者，然未有爲侍從者。宣和五年，始除子崧徽猷閣待制，繼而子渣亦除【一四】。八年，又除子櫟。宗室爲從官，自伯山始，然皆外任，未有任禁從者。紹興三年，始除子晝侍郎，皆「子」字也，然其他字號未有也。十八年，始除不棄侍郎。「不」字任禁從，自德夫始。

「香泛釣筒萍雨夜」【一五】，綠搖花塢柳風春，舒竄信道詩也。信道清才，而詩刻削有如此者。又有云「空外水光風動月，暗中花氣雪藏梅」。又云「宿雨閣雲千嶂碧，野花弄日一村香」。又云「萬壑水澄知月白，千林霜重見松高」。皆警句也。

韓駒子蒼詩云「倦鶻遶枝翻凍影，征鴻摩月墮孤音」，誠佳句也，但太費工夫。

浮休居士張芸叟久經遷責【一六】，既還，鞅鞅不平。嘗內集分題賦詩，其女得蠟燭，有云「莫訝淚頻滴，都緣心未灰」。浮休有慙色。自是無復躁進意。司馬朴之室，浮休之女也。有詩在鄜延路上一寺，中一聯云「滿地煙含芳草綠」【一七】，倚欄露泣海棠紅，或云便是詠燭者。

紹聖初，逐元祐黨人，禁中疏出當責人姓名及廣南州郡，以水土美惡係罪之輕重而貶

竄焉。執政聚議至劉安世器之時，蔣之奇穎叔云：「劉某，平昔人推命極好。」章惇子厚以筆於昭州上點之，云：「劉某命好，且去昭州試命一巡。」

【二八】尾甚多而長 「而」字原脫，據庫本補。

杜子美《玄都壇歌》「子規夜啼山竹裂，王母晝下雲旗翻」。說者多不曉王母，或以謂瑤池之金母也。中官陳彥和言：「頃在宣和間掌禽苑，四方所貢珍禽，不可殫舉。蜀中貢一種鳥，狀如燕，色紺翠，尾甚多而長【二八】，飛則尾開顛裊如兩旗，名曰王母。」則子美所言，乃此禽也。蓋遐方異種，人罕識者。「子規夜啼山竹裂」，言其聲清越如竹裂也。

【一九】熙河帥姚雄 「河」上原衍「和」字，據稗本及《宋史》卷三四九《姚雄傳》刪。

鄱陽胡詠之朝散，生平好道。元符初，嘗於信州弋陽縣見一道人，青巾葛衣，神氣特異，因揖而延之對飲。道人止取大白，滿引無算，曰：「君有從軍之行，去否？」胡竦然曰：「當去。」蓋是時欲就熙河帥姚雄之辟也【一九】。道人曰：「西陲方用師，好去。」索紙書詩曰：「濟世應須不世才【二〇】，調羹重見用鹽梅。種成白璧人何處，熟了黃粱夢未回。」

【二〇】濟世應須不世才 「應須」原互倒，據稗本、庫本乙正。

相府舊開延士閣，武夷新築望仙臺。青雞唱徹函關曉，好卷游幃歸去來。」授詠曰：「爲我以此寄章相公。」且曰：「章相公好箇人，又錯了路徑也。」詠叩其說，但云「未可立談」。

【二二】詠問其姓名 「詠」原作「胡」，據稗本、庫本改。

詠問其姓名【二二】，亦不肯言，曰：「吾非晚亦游邊，可以復相見。」夜艾，詠曰：「先生可就此寢。」曰：「吾歸邸中，只在河下。」乃拂衣去。明日，遣人往諸邸尋問，皆云未嘗有道

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 「辦」原作「辨」，據庫本改。

人，因告縣令徧邑物色，竟無曾見者。詠至京師，見王副車誥，具告以此，欲持詩謁子厚。誥曰：「不可。上方以邊事倚辦相公【二二】。丞相得此，必堅請去，上必疑怪詰其所以然，

【二三】

後題回字 原作「回後看題」。據庫本改。張

校記云錢本校一作「後題回字」。

【二四】

邽山即秦山 「秦」原作「秦」，據稗本、庫本改。

按《元豐九域志》卷三，秦州有邽山。

【二五】

醉則踞之 「醉」字原脫，據稗本補。

【二六】

吳右司師禮安中 按《宋史》卷三四七《吳師禮傳》云師禮字安仲，「中」當為「仲」。

君且得罪。」詠以爲然，徑趨姚幕，從取青唐。暨還闕。則子厚已去矣。他日子厚北歸，聞有此詩，就詠求之。其真本已爲附車奄有之，乃錄寄。子厚見詩，歎曰：「使吾早得此詩，去位久矣，豈復有今日之事乎！」方詠之在邊日，嘗至秦州天慶觀，聞說呂先生在此月餘，近日方去矣。問何以知其爲呂，道士云：「道人去時適道衆赴隣郡醮，道人顧小童曰：『吾且去，借筆書壁，候師歸示之。』小童辭以觀新修，師戒勿令題澆。乃曰：『煩貯火殿鑪，吾欲禮三清而去。』既而行殿後砌下，有石池，水甚清泚，乃以爪畫殿壁留詩云『石池清水是吾心，漫被桃花倒影沉。一到邽山空闕內，消閑塵累七絃琴』。後題回字【二三】，衆驚嘆，以爲必呂翁也。」壁甚高，其字非手可能及。邽山即秦山也【二四】。詠因思弋陽所遇，有游邊之約，豈非斯人歟！此說，予聞江元一太初云。

宿州靈璧縣張氏蘭皋園一石甚奇，所謂小蓬萊也。蘇子瞻愛之，題其上云「東坡居士醉中觀此，灑然而醒」。子瞻之意，蓋取李德裕平泉莊有醒醉石，醉則踞之【二五】，乃醒也。蔣穎叔過，見之，復題云「荆溪居士暑中觀此，爽然而涼」。吳右司師禮安中爲宿守【二六】，題其後云「紫溪翁大暑醉中讀二題，一笑而去」。張氏皆刻之，石後歸禁中。

姑蘇士人家有玉蟾蜍一枚，蟠腹中空，每焚香，置爐邊，煙盡歸腹中，久之，冉冉復自蟾口噴出。亦異物也。

〔二七〕風能折黃鶯。「折黃」，庫本作「折芡」，《全唐詩》卷三四四《獨釣四首》作「坵芡」。

〔二八〕華陽 原作「華梁」，據庫本及《書傳》卷五改。

〔二九〕興化軍人。「軍」字原脫，據稗本、庫本補。

〔三〇〕五至省闈。「五」原作「乙軍五百」，據稗本刪正。

〔三一〕詢逮移晷。「逮」字原脫，據稗本、庫本補。

〔三二〕因上之 唐寅校注云此則亦脫首簡。

〔三三〕秋老難逃一背紅。「秋」原作「湯」，據稗本、庫本及《說郛》改。張校記云

錢本「湯」作「投」。

退之詩：「風能折黃鶯〔二七〕，露亦染梨腮。」魯直本亦作「風稜」、「露液」。又《與興元宴集》詩，有云「茫漫華墨間」。「墨」當作「黑」。華陽黑水惟梁州〔二八〕。興元，梁州也。

吳安中少年時為《堠子》詩云「行客往來渾望我，我於行客本無心」，喜為人書之。

李商隱《錦瑟》詩云：「莊周曉夢迷蝴蝶，望帝春心托杜鵑。滄海月明珠有淚，藍田日暖玉生煙。」人多不曉。《劉貢父詩話》云「錦瑟，令狐絢家青衣」，亦莫能考。《瑟譜》有適、怨、清、和四曲名。四句蓋形容四曲耳。

方亞夫幾仲，興化軍人〔二九〕。五至省闈皆不捷〔三〇〕。嘗夢廷試而無試卷，甚惡之。晚以八行舉，詔免廷試，賈安宅榜唱名排入第一甲，以通直郎終。

崇寧中，初興書畫學。米芾元章方為太常博士，奉詔以《黃庭》小楷作千文以獻，繼以所藏法書、名畫來上，賜白金十八笏。是時禁中萃前代筆蹟，號《宣和御覽》，宸翰序之，詔丞相蔡京跋尾，芾亦被旨預觀。已而出知無為軍，復召為書學博士，便殿賜對，詢逮移晷〔三一〕，因上其子友仁《楚山清曉圖》。既退，賜御書畫扇各二，遂除春官外郎，人為榮。十八笏，蓋戲之耳。

因上之〔三二〕。道君曰：「斯物寧人臣家所蓄！」縝以元欲獻表言之，止得賜幣焉。

毗陵一士人姓常，為《蠓詩》云「水清詎免雙螯黑，秋老難逃一背紅〔三三〕」，蓋譏朱勗